

我們要把所

我們的民族，現在已
而開展了。這一抗戰
我們只是開始一個
現在只是一個開始，
與緊要，在這一點上
後方工作是極其重要
因爲前線上的重要
情形，不用說還很有
點難。各方的工作都
在曝露出無計於不實
。這是決不宜於持久
決不宜於支持長期的抗
戰的，前幾天當局已
有見於此，曾公告
當要有一個統一的
機關來調查，計
到底需要多少
留作後方工作的
必要數以上的
不問其爲難民居
百萬或幾百萬

內，但我們也常覺這種熱情的切實而持久，目前所到之處，在長時期抗戰的艱苦環境中，這後方工作的第一要義是必須把一個個的失業者計劃得，佈置上海從嚴事變發生以來，如補助於後方工作，或服務人民，或捐助救濟，就務必注意他們的衛生，最要緊還要從速減少不必要的危險，同時也要使貧民在上海上消費的負擔少增加，不能只是把收容所內，還難計及留內的住民，應需組織合併爲一，這樣是所急要之事實，各團體所到的事業，各團體各機關仍然是各自爲政，十分零亂，是各自爲政的救濟，決不是光收收容所能了事，一方面要注意他們的生活，一方面要注意他們的衛生，最要緊還要從速減少不必要的危險，同時也要使貧民在上海上消費的負擔少增加，不能只是把收容所內，還難計及留內的住民，應需

鄉民因時候便是時候，因爲他們是時候，品物供給者，其是品物的農民居民，使成爲勞力，一定的組織工作，前各公署聯合會，里弄聯合會，鄉會的連夜回鄉，能勝任的。又如鄉民的遷移回鄉，郊逃回的難民，不少，他們一方不放下，他們仍每回家看親出賣菜蔬，車馬出賣，鄉民感遇時候便是時候，因爲他們是時候，品物供給者，其是品物的農民居民，使成爲勞力，一定的組織工作，前各公署聯合會，里弄聯合會，鄉會的連夜回鄉，能勝任的。又如鄉民的遷移回鄉，郊逃回的難民，不少，他們一方不放下，他們仍每回家看親出賣菜蔬，車馬出賣。

趕快先把戰區附近民衆組織

組織民衆與訓練民衆，已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要求和呼籲。因為只有這樣，軍民才能取得密切的結合。因了這樣的結合，軍事上才能有有效的保障，才能取得有把握的勝利，而更加容易的進展，軍事上或有的失敗，才能避免於過渡向勝利的轉折。

在前線上英勞斯發起的血戰中，後方民衆應起極爲緊要的作用。雖然這是非必要的精神，但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而有種消極的沉溺，是萬萬不夠的。因爲民衆是有積極地參加民衆組織，假如沒有這種去訓練民衆；民衆就可以貢獻的力量，也就無從發揮，民衆合作的力量，也依然有效地提出來。

怎樣克服和補救這種情緒的確已由走向久長的沉默，開始來年組織的活動而發生實際的困難。上海各種抗敵團體的紛紛成立，真像雨後春筍般的活躍起來，的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同時在後方所應負的供應工作上的，確也是有了相當的成績。但是另一方面，上下一致的鐵統一的組織，到底還沒有到達健全的階段，到底還沒有如動手已起出還而緊密地動作起來，這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譬如地方的供應與前方的需要，顯然還沒有取得恰好的配合；又如地方乃至戰區內漢口之多，而同時間有這些漢口的事件發生，這些都無非是由於整個民衆組織還不够緊密的緣故。

民衆組織不緊密，無疑義地乃是個救亡運動中的任務之一。但是迫於目前的一件不得不歸結到戰區附近民衆的問題上去。在上海旬日的限於上海工作的重慶，這一工作的重要不大看得出來。今天，戰車重心已溯沿江一帶到了民衆組織的重心，而且易見了。這裏須舉店面的例子，縣商店是寶山縣重要市鎮，它不僅在軍事上也是一個堡壘，以進而威河寶山的以後，咸太倉的進，可得保，據守今兩報的特訊所傳，而敵軍已抵我，動了很多大炮即，該處大火即

本報以刊載抗戰消息，闡發救亡理論，精神爲目的，創刊以來，蒙受全國民衆爲便利讀者起見，徵求直接定戶，實價五角，三月一元四角，半年二元七角，元。如承定閱，敬請賜函或以電話通知營業部電話：九六五一

上海自戰事發動以來，救濟難民的事便成爲了最嚴重的問題。開辦的收容所，租界上的街頭巷口，遍都貼着扶老攜幼的同胞，看起來真正是令人不忍心。近來各種難民，如學生，流離，流離的現象，種種難民們的目前難處了。

收容所，聽說救濟難民最有成績的事情，在九幾幾的上午，我便到了心，到那兒去看看。

入門是在一片空地上，四個大鐵欄圍在左邊一個小棚內看見了一條長年青的男女同志，圍坐在一條長條的周圍，似乎開會，大家都是一個個飽的面孔。

Y君看見了我，便把我向各處介紹了，跟着便把我領着去參觀收容所的内部。

廠棚頂是草地的頂，鐵皮頗多，雖有草在上面，木板上睡着，有的窩在席上，這種形勢使我生出了一種底，真情形下時，却怎麼了呢？

據Y君說，所收容難民約有五百人，大抵都來自揚州，浦和方面。小孩，壯丁，婦女，都在那裏。小孩最多，教他們唱歌，教的是非常愉快的。醫藥方面有救的，女教士在所內從事看護。

由廣慈及聖心兩醫院收容，聖心下午還要派三位醫師來診察病人和嬰兒，每日上午下要給全鮮的牛奶。火食掃除等都是由分組輪流担任。

難民雖然多是僱住在地上，確相當有點秩序。廠中貼有字，凡向來客索取錢物者，一經發覺行逐出。是見初開所時難民有錢物之舉，但在我的眼光的途中家以積糧藏蓄的進行我看，我向他伸手。

所中的氣氛頗猛烈，的確有教款的女士數人在動用那服務，確有清涼的雲衣，雪白的衣領，確有點像是天國中的東西。有難民，在臉上顯着歡迎的微笑，言的目標。

廚房也是棚廠，十幾位輪值

郭沫若

戲劇到內地，這固然說，從抗戰爆發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幾個月，上海抗戰爆發，上海海地實行封鎖，上海救災協會先後組織了九個救濟演劇隊，分別到各地去工作，其餘六隊已經出發，許多人都還在對這苦難去的戲劇工作者們負責起難民的工作，像有少數人却在演說，說他們「有濟難的義務」。這種誤解，實有澄清的必要。中國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抗戰，必須是全面的和持久的，因為是全面的，所以決不能持久的，所以決不能單靠軍事的力量；因為是持久的，所以決不應因軍事暫時的成功而放鬆民衆的教育。我們自己參加抗戰，我們自己參加救濟，我們自己爭取最後的勝利的勝利。

在目前，並不一定增加一支軍隊或克復一個城鎮，最重要是救濟民衆，救濟民衆的工作上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戲劇到內地去，是目前最急需的工作。

在對日抗戰的長期間，在戰爭中，沿海各地都將淪為戰區的可能。這些地方上的文化工作者，像工人等機關，技術人員等一類，必要時都將有計劃地分配到內地來，上海是中國的文化重心，文化工作者的蓄養之所，即使遭受戰難的威脅，卻不遭受戰難的需要，目前也必須向急難。

（戰地）犒軍去！

（一）胡蘭士

同袍的戰地服務團，團長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商量我到慰勞會去要些食品，同袍會的救護隊上前線。來和我接頭的，是任崇高老先生，他姓任，熱心，一頭滿頭大汗，汗水下滴，那條斑白的項上戴着一頂白繭一樣的帽子。

因此，我們認為戲劇到內地去，正是救濟民衆的工作，是最切當的解決。缺乏的，立刻作「戲劇工作」，「逃難」和「開工」的盛大的節目。

自然，我們也不對保險，所有到內地的戲劇工作者，到內地的金個人存著一條絲線，只要這個內地去」是有計劃的，那麼藉使有一個團體藉此「逃難」，必然合在集體的行，穩穩的工作中很快糾正過來。

的
人
力
物
力
貢
獻

或加開勞工作的不合實際，各報上已很多披露，且已提出很多具體辦法，那也就說明統一領導到現在已是怎樣的迫切，再如香港的傷兵醫院，其中更有許多共產黨，參加到，而且要各人自來，有誠心做這工作的熱誠，各部門的熱誠，精神的發揮，是除了把各部門的組織與工作實行民主化，就無其他辦法的，但要各該實行民主化首先要聯機開實行民主化，否則說合神離，其危險是不堪設想，我們相信當局一定能

修習添這一層：我們用萬分誠懇大聲疾呼：
立刻實現一個
民主化的統一
領導！

八、廿五。

少的人會遭上了大財，這次還戰又發，各處傷兵醫院蜂擁而起，這就戰勇士的表示，但良莠不齊，各界如一，其中實不乏可笑可恥的敗類，信如所說則不但有負於毀家抒難的助人者，而且這樣辦下去，勢必不能持久，因有一窩敵，就很容易蔓延到全體，從這些已成事實的一看，後方工作竟是怎么樣的幸與與脆弱，統一領導的需要，已是急如星火。

這一統一領導，從事紀律，都需要首先發動參加者的各人的創造力，然後才能做得切實與堅強，這只有實行組織與工作的民主化，因為我們所需要的統一，不僅僅是同犧牲質的組織合併為一那樣形式上的統一，而是每一部門以至各個部門的工作上通盤計算的統一，是各部工作間能互相配合，各自持久的統一，這只有發揮大家自我批評精神尤其是各部內部的自我批評精神，才能使我工作實起來，這一

我們中國要國強
人民在陣中

由慰勞袋談到繡帶小包

宋志銘

來

姜君辰

漢奸所故云云。這種現象，我們雖然知道它並不是事實，可是萬一果真是事實的話，那末它正所給予我們抗戰的阻礙和牽制，的確是太大了。

所以，爲了保障和鞏固獲得相當勝利的地區，爲了消滅那些逃無謂的消耗（如漢奸投機），爲了積極地合作起見，我們確有絕對的必要，首先把職區及其附近的民衆組織起來。

其附近怎樣去組織呢？靠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裏我們祇能舉出兩個基本原則才能作出地工作時的參考。第一不但要使得每個人都能瞭解這地方全面戰爭的意義，而且要使他們每個人都能參加實際的工作。第二，要把每一地方的居民充分分開；在必要時分別編組。

開的老弱婦孺，和可能離開的低限度的生活和不給予切實的抗戰工作（按照原則）。另外一種是必須留在本地，願意在這些貧困的人員中所有低限度的人員，一面給與種種必要的生活常識訓練，一面要把他們分步組成隊，集中當地物力，供應用於：（一）供應用；（二）運輸及工事建設；（三）運輸及工事建設；（四）交通線擔任對於敵方軍情的報告；（五）敵後路線的引導；（六）糾察嚴密與簡單的武裝活動，而維持治安的活動。

祇要上述兩個基本原則能切實做到，那末我們則可以相信，不但漢奸不易產生，而且無功之地，且使軍民合作也更有計劃的發生最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鄰人須參加戰事沒有，深如假使被殺工作次，分準備，或者戰兵兵，難得充分之保障，前此不平等戰，許多缺乏之救濟工作，許因敵之不救而犧牲，空軍勇士烈士之死，也不能說勞有遺德，貴徵求應勞發，用意甚佳，此袋裝爲前線官軍所需要，然除食品毛巾之外，鄙意必需品更爲重要，今據經驗所得，一寫出，聊快我後援會諸君，倘能充份發掘，對於我忠勇戰士，裨益良多，收歸人以爲偉大，凡不能即時加以治療者，願此小包之藥物，可減少危險，包內藥品如次：

(一)止血藥水或止血藥棉；
(二)止痛藥丸或戒片
(三)解痛膏，棉花，黃油，紅帶，棉花，黃三角巾包好，並於每包外皮注明如何用法（印最好）。

止血藥水，爲蘇發拉來寧，或阿篤列林林，用時將棉北浸藥水置於上面，或塞入創洞內加壓，如在四肢，可用繃帶纏緊，在他部可用止血棉花貼緊。
止血棉花（藥房有售，用橡皮膏貼緊）。

止痛藥：爲阿片丸九二粒，或凡拉蒙二片，痛不甚者，服一粒或一片，痛甚者，服二粒或二片。

紅藥水，此藥對於挫創甚有效，塗擦數次即可痊癒，每包內裝小瓶約五公分，用棉小紙蘸此藥水，塗擦挫創處，如欲傷面少，可用黃藥布，置於創上，以各藥膏，最簡單而有奇效之品，且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部公告(通告)

茲因本會各團體之實力整頓，業經呈准市政府，准予登記，並發給執照，在案。茲為便利各團體起見，特將本會各團體之實力整頓，業經呈准市政府，准予登記，並發給執照，在案。茲為便利各團體起見，特將本會各團體之實力整頓，業經呈准市政府，准予登記，並發給執照，在案。

三大鍋裏煮着飯，在一架木台上切着菜蔬。另一平列的棚裏有好些人正在用磚砌灶頭。Y君說，好耐灶的人也是難民。我覺得這些現象很好。

在處草地上看見一位中年的母親，用一個土盆在替她的四歲光景的兒子洗澡。大家都擁擠在自來水的龍頭邊，胡亂地洗，却把頭連離開了一家人，把她的兒子的頭，洗了又洗。這性慢愛，使我落下了眼淚。

走到有這些馬槽的地方，Y君說洗馬桶也是全所人輪流担任，開會的幾天，男們多說閒話，漸漸也就好了。

所中的壯丁究竟佔少數。據說，多的是遭了日本兵的慘殺。日本兵在楊樹腳口和索居民，凡壯丁則槍決之，婦孺老弱則驅逐出境。那嗎幼兒而喪失父親，老母而喪失了子的悲劇，我父親一定是很多的了。

物物地在所裏巡視了一遍，在要走到門的時候，有一位車手車相開門來要我們的名。我突然想到了「易經」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把這來寫在他的手本上了。

我自己本來是不信宗教的，但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天來。

他要走出門時對Y君注意道：「棚裏這樣穢穢，如下雨，收容所中的難民豈不會是更加遭難嗎？」

Y君說，目前正在盡力在棚裏四圍挖溝。

但這樣，我覺得是不能滿足的。因為那棚頂的寬路只能遮日，不能遮雨。

——用些帆布來蓋上，怎麼樣呢？

但我這個建議不見得會生效力，因為Y君是由日本回來的，高等難民，在那兒替人服務而已。

門側又有幾位教士住在，那兒調製藥品，她們的衣冠愈教士了我的宗教的情緒。我在離開收容所的時候，就在，在我目前運着筆追記這回觀察的，就在我的心裏時時迴復着這樣的個新稿：

「天老爺，希望你不要下雨。」

（九月二日）

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救急的藥品等等，我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到郭先生和先生的寓所，我請到郭先生和先生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救濟一堆剛開張店的情狀，真是危險呢，今天的同鄉會是危險呢，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了，算救得救不得，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炸轟，告訴我們救濟者先生又告訴我們去。」我說：「郭先生說他已是同鄉的一份子，他也要去參加。一這件事便使他又肯與，又爲高興的我們去做做廠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工作，已經通知我只能去打一個電話去想來，這是大個體。想去找南黃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南黃先生先生，要去的話，他答應我和同鄉會去當同鄉會的大幹，餅乾，救濟，

廚房的後門，把東西搬出來，不要說我，連丁的一地方都沒有。我們就站在門邊談話，他又說：「前天東洋飛機又炸了，我們們的野戰廚房、戰壕內的將士們、及得不到吃的，慰勞品這些東西也送不上去，把他們救的救護隊員，和同鄉會自己已吃的糧食，都送給兵士了。如果你們還想想到辦法，派人和我們一道送些東西給士兵吃最好。」

本來火車頭的炊烟和送伙食的人，都會因為敵人的攻擊而我們的目標，所以在敵人的猛烈轟炸之下，我們的伙食隊失散了，往會和戰壕的弟兄失掉聯絡，要是野戰廚房被炸了就更糟糕。因此我常常警告人說：「戰壕的弟兄，真可憐啊！幾天都沒有吃的！」

掛的女兵，像這樣一兩天不得復役的時候，還算不得一回什麼事情。萬一在戰事激烈的時候，除了和敵人拚生死以外，誰還有時候來吃飯？有個從吳松嶺上帶傷下來的排長對我說：「吃飯的排長，對我和在敵人肉搏的兵士來看，真像有個階級的事情一樣。」話雖如此，但是食品還是重要的東西。因此我就答應任老先生說：「我可以派一人同你們去，我自己也可以同你們去。」他聽着我答應他的時候，他高興極了，接連地說：「只要我沒指揮，不要亂跑，就沒有什麼事，什麼時候來了，就立刻地搬回地下，『這個當然，什麼時候就來吧！』」

「今天我」的最後一次救傷車，已經來不及了。

「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並且約好動身去了！何主席，在黎曉書手上了買賣車頭的錢，又商定了買食糧的錢，又商定了買食糧組長Y先生的同意，使我們非常滿意的是，她自告奮勇願意，晚上回家來定製了大餅，準備了救急藥，又先給丁先生、同鄉會及Y先生頭打了電話。現在就等明天出發了。」

早晨任老先生在電話上告訴我說，今天的戰事很激烈，只能去一個人，我心裏雖然有點躊躇，無論如何，不好說我一人去，叫黃先生不去的話，我想，不管，到那時再說。東西準備好了，我到黎曉書去，恰巧Y先生也來了，我又不告訴誰說只能去一個人的話，但是她反而有點可疑的目的。他放下一點點鐘。有時他放下一層層高低，不多一點，到槍不放炸彈，而用機關槍射飛機上的機關槍的還是另外一個，他說：「其實，只要自己沉着，什麼也不要緊。」我看看那先生和兩位同志最好還是不要緊去。」有一個早上回來的人說：「胡先生可以去，她受過軍訓的。」任老先生這樣說。

「你們兩個都不要去。」郭先生帶著商量量的口吻向着我和Y說。他的心中已經在爲我們着急了。

「不要緊，不要緊Y說。」郭先生！你不要去，你的耳朵聽不清楚，我會妨害你們的行動。」我想，萬一有危險的話，我們是不損失我們

國家！

本報編委諸先生鑒

昨日所刊關於「如何消滅漢奸」徵文啓事，取稿期原定今日上午，爲手民誤排作九日。特再聲明，改明日（八日），

上午來取，十日發刊。

徵求腳踏車

本報現需腳踏車數輛，供給送報取稿之用。

惟經濟支絀，不克踴躍。茲冀熱心讀者予以助。車送本館，或由館前來領取。收到後登報公告。本報啓

告 市 民 書

全上海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當日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炮在你們的頭上不斷轟炸時，你們是不是感到害怕和恐慌呢？
當你們想到無情的戰爭要危害自己的生命財產時，你們是不是存有停戰的幻想呢？
如果是的，你們就要堅決地指出：這樣的恐慌，這樣的幻想，都是要不得的，都直接間接幫助了敵人，損害了我們偉大的抗戰力量——損害了國家的利益。
你們誰都明白：這次戰爭，是我們和日帝國主義最後一次的決鬥，不是你們，便是我們，這中間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日帝國主義者兄弟們，我們企圖，已經當成了不可移易的所羈安協的東條。四省被奪去了，他們不滿足，我們需要的是整個中國。現在敵人的炮火，由東北而上海，由寧波而王名干，甚至你們的後方，這都是敵人的炮火。

有計劃的進攻，否使整個中國的開始，我們呢？我們願意等着做敵人的殉葬嗎？我們願意等着做奴隸嗎？

我們需要的一條生路便只有抗戰。

我們需要的是全面的全民的抗戰。

我們需要的是持久的抗戰。

在戰爭開始的幾天，整個上海無可否認的是陷入了非常慌亂的狀態，有錢的人，是倉皇外逃了。米價房租抬到驚人的地步。全市交通停止去了。我們看見的是，馬路上的人潮，毫無秩序地擁擠着，驚慌失措地向外湧出去，又從各個角落來。試問：這是怎樣的一個局面？如果這局面一直繼續下去，將造成怎樣可怕的結果？恐怕不等敵人的飛機大炮來轟炸，我們自己便都要毀滅了吧。

全上海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再沒有什麼害怕，也再不用着什麼幻想了。我們應該仔細想到的是，只是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我們如何貢獻出我們所有的力量來支持這次戰爭，幫助這次戰爭，以達到完全勝利的目的。我們不要看輕自己力量，我們也不要以為國際陣地才是救國工作。單就個人來說，我們要抱定奮鬥至死與亡亡的決心，我們要堅強地忍受痛苦，負起我們所能相當的一份責任來。即使你只是舉發一個漢奸或者救濟一個難民，甚至只是捐出一個銅子，也與國家民族有莫大利益。

尤其，我們不要把自己看成一個單獨的個人；個人的力量雖小，但大眾的力量，却是不亞於民族的基石，我們應該馬上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無間天衣無縫的民族堡壘。親愛的這是一種最基本的組織，這不但有關係於上海市民的戶口數，而且對於抗戰的前途，有着極大的影響。我們要求全上海市民的市民們都把手舉起來，當成目前自己的主要工作，趕快把它完成起來。

全上海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已經是最後犧牲的時候了。不要緊是注意敵人的軍事上的勝利，不要聽到勝的消息，就是最後犧牲了。我們要求全上海市民們，再說一遍，具有持久，只有全民族的動員，才是摧毀日帝國主義的利器。再說一遍，具有持久，只有全民族的動員，才是摧毀日帝國主義的利器。

查一月來已向組織部登記之團體不下八十餘種近日因會員紛紛離職或地址變更致使有一部分團體陷於不健全之報爲本會唯一之受影響茲定自發通知之日起每日上午十時起護照外委開展整頓工作運動及一切事務均須由該會派員接洽以便查核其有未領執照而私自開辦者一經查出定予嚴懲此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廿二日
廣東省教育廳長陳延炯

關於各團體應注意事項通告

各團體注意：凡屬本會轄下之各團體，如有任何變動，請即向本會報告，以便彙轉有關部門辦理。特此通告。

廣東省教育廳長陳延炯

問題希各界團體與本會合作，事先將派員來會接洽，如未前來者，結算於閱報後三日內督促負責幹員前來交

「世界上的這一個偉人，以我這樣的一個凡人，最易惹人注目，很招目。」

「你們要去，我就去。」

他們說：「衣服可以給他們一套。」

「我說你們這是不要，至少今天不要去。」

過一天，天火激烈得很，不相識的青年，這樣說：「我昨天去，還被這危險沒有？我覺得犯這意。」

後方的事情也更重要。

他們的活很對，但是沒有答覆他，因為是來大來的目的，就是要工作緊要，改天再去。我想：『先生也一定叫他回去。』所以是對不起的。

(連雲) 在救護班里

郭先生，我實在不願他去，這時我不該去他的面前，於是他又走到他的面前，衣服和他說：『人家自家的要好穿，二則你的身軀不要壞，一定會牽制我的行動。』

你看，我要去已經借好了一套。他指着一個青年的軍裝也好給我。我想：『我們不會有的。』

就是我們被拘到獄裏，我也還是先放心的。我已經小孩子的臉上去，『自己已放了大家，都去。』

郭先生，我實在不願他去，這時我不該去他的面前，於是他又走到他的面前，衣服和他說：『人家自家的要好穿，二則你的身軀不要壞，一定會牽制我的行動。』

你看，我要去已經借好了一套。他指着一個青年的軍裝也好給我。我想：『我們不會有的。』

就是我們被拘到獄裏，我也還是先放心的。我已經小孩子的臉上去，『自己已放了大家，都去。』

郭先生，我實在不願他去，這時我不該去他的面前，於是他又走到他的面前，衣服和他說：『人家自家的要好穿，二則你的身軀不要壞，一定會牽制我的行動。』

你看，我要去已經借好了一套。他指着一個青年的軍裝也好給我。我想：『我們不會有的。』

就是我們被拘到獄裏，我也還是先放心的。我已經小孩子的臉上去，『自己已放了大家，都去。』

「我願當去！」
「我也要去！」
每一個同學都興奮地喊起來，圍着院長似乎不待立得立刻領導我們去，這使我聯想起在難民收容所裏一片草澤小窩糧食的難民們爭着分發麵包的人情景來。
「我們還不會畢業，沒有學得够，不礙事嗎？」一個年齡比較小的同學阻止她，她的懇切的眼光閃爍着是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
「不礙。可是只要四個人就够了。」院長因為我們的熱心也高興了，但她不許在我們全部都去，她想在急切地全部選出四個來的我們一羣還去服務，却不知還差幾個纔够，因為大家也是一樣地爭着去，——但她終於選定了——
「我很高興，也被選了。」我叫她的簽名在登記簿上等待以後的機會。
的快樂，我樂了。
但是剛纔還沒有畢業會辦事情的同學却拒絕在登記簿上簽名，她堅決要求決着去。
「這是讓我去了吧，我一定要去。」
「別心急，我們長期抵抗吧，以後的機會多得很。」院長安慰她。
「我要去，並不是憑着我在現下的一時情感，我已經是忍耐到不能再忍耐了，讓我去立刻開始工作罷。」五個人去也不妨罷。」她的聲浪里充滿了熱情。
院長被她感動了，就答應下來，於是她簽了名，放下似的一張，看起來比我們更快樂。
上課鈴打了，我們到另外一個教室去上課，但遲緩地她聽見有許多同學在那裏要求做別的實際工作。